



## 佛經結集之流變——以《鸚鵡經》為例

釋洞鈇

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碩士班研究生

### 提要：

《鸚鵡經》是一部闡述因果業報思想的經典，其內容敘述了佛陀托鉢經過鸚鵡摩牢兜羅子的家，遭到他所養的白犬狂吠，而開展了佛陀對鸚鵡摩牢兜羅子談論因果業報的道理，最終鸚鵡摩牢兜羅子知道此白犬是其父親隨業投生，並了解因果業報而歸依佛陀成為優婆塞。然而與此內容相似的經典尚有《中阿含》〈鸚鵡經〉、《兜調經》、《分別善惡報應經》、《佛為首加長者說業報差別經》和巴利中部《小業分別經》。面對到經文出現長短不一或有不同的版本的時候，西方學者持有兩種不同的理論：即興式的創作（Improvisatory）和謹慎式的集成（Deliberate Composition）。Cousins 認為佛教經典的結集有口述敘事詩（oral epic poetry）的特質，同時也為了符合佛弟子「唱誦（chanting）」而設計的。而 Gethin 則認為佛經本身就具有「論母」的特質，可以用流程圖般來擴展拼建。但 Gombrich 則認為佛教的經典就是佛陀教法的遺產，佛弟子都有責任極力地去保存佛經，因此佛經是很謹慎的結集。本論文要處理的問題就是當面對《鸚鵡經》與其他經典的內容有差異時，要如何去作思惟抉擇？本文以現存於大正藏第五十五冊佛經目錄為主，以六種經錄及第四十九冊的歷代三寶紀為研究範圍，嘗試從不同的經錄家對《鸚鵡經》登錄的情形來考察這部經在歷代藏經中所屬的性質及其卷數演變的情形，同時也參考一般目錄學及佛教各種著作等有關資料。最後則以《鸚鵡經》與其他經典來作比對來了解經典結集的演變。

### 關鍵字：

《鸚鵡經》、佛經結集、經錄



## 一、前言

眾所周知，印度最早期的佛典都是經由口傳保存的，根據各部派共同的說法，當佛陀般涅槃後，其生平教義就由佛弟子們憑著記憶敘述曾經聽過的佛法，並經由在場的其他佛弟子們印證，確認無誤後才結集成一套體系，再由口述背誦的方式傳承下去，<sup>1</sup> 但是經過二千餘年的流傳，同樣的一部經卻可能會因為宗派傳承的不同，而產生措詞用語甚至是經文內容上的差異，《鸚鵡經》便是其中之一。

這一部經主要是闡述因果業報思想，其內容敘述佛陀托鉢經過鸚鵡摩牢兜羅子的家，遭到他所養的白犬狂吠，而開展了佛陀對鸚鵡摩牢兜羅子談論因果業報的道理，最終鸚鵡摩牢兜羅子知道此白犬是其父親隨業投生，並了解因果業報。

此經收錄在大正藏第一冊阿含部中，與此內容相似的經典尚有《中阿含》〈鸚鵡經〉（大正藏一，七〇三頁）、《兜調經》（大正藏一，八八七頁）、《分別善惡報應經》（大正藏一，八九五頁）、《佛為首加長者說業報差別經》（大正藏一，八九一頁）和巴利中部《小業分別經》（中部第四冊，二零三頁）等，然而這些經典在內容上存有不少差異，這些差異到底是什麼因素所造成的，不得不讓我們重新思考初期佛教口述文獻的弘揚和經典結集的情形。

本論文所要處理的問題就是當面對《鸚鵡經》與其他經典的內容有差異時，要如何去作思惟抉擇？為了要處理這問題，本文首先回顧現代學術界對於初期佛教口述文獻的弘揚和經典結集的觀點，隨著再討論研究方法，即以現存於大正藏第五十五冊佛經目錄為主，以六種經錄及第四十九冊的歷代三寶紀為研究範圍，因為每一部經錄的編排次序都不相同，而且都各具有特色。接著嘗試從不同的經錄家對《鸚鵡經》登錄的情形來考察這部經在歷代藏經中所屬的性質及其卷數演變的情形，同時也參考一般目錄學及佛教各種著作等有關資料。最後則以《鸚鵡經》與其他經典來作比對來了解經典結集的演變。

## 二、現代西方學者對於佛經結集的研究成果

現代西方學者對於佛經結集的情形持有兩種不同的理論：即興式的創作（Improvisatory）和謹慎式的集成（Deliberate Composition）。即興式的創作理論認為初期佛教口述文獻出現長短不一的長行或偈頌是早期佛弟子在弘揚佛法時限於特殊的環境狀況而開展出來的，其中的代表有 L. Cousins 和 R. Gethin。與此相對的則認為早期佛教口述文獻是精準逐字性（verbatim accuracy）的謹慎式

<sup>1</sup> Cousins 1983:1; Gombrich 1990: 22; Gethin 1992: 149; Wynne 2004: 98。



的集成，其中的代表有 R. Gombrich。

### （一）即興式的創作（Improvisatory）

Cousins 在其文章〈巴利口述文獻（Pali Oral Literature）〉<sup>2</sup>，他用 Parry 和 Lord 在南斯拉夫研究荷馬史詩（Homeric epic）的模式來研究佛教經典的特徵，認為佛教經典的結集有口述敘事詩（oral epic poetry）的特質，也就是說佛經中有長短不一的版本，實際上是為了讓佛弟子們「誦經（chanting）」而形成的，佛弟子在誦經前會先評估當時的特殊情況，或者是現實上的要求而作出或長或短的唱誦，因此佛經才會出現不同長短的版本。

接著 Cousins 以傳統口述詩人為例，認為那些詩人對於特定的詩歌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文本（fixed text），只要在「演出」的時候，把其詩歌的內涵傳遞出去即可。同樣的，他也意味著佛教的弟子的「誦經」或「演出」（performance）都是一種創作，因此佛經才所出現的長短不一的版本，甚致覺得佛經的結集具有「強烈的即席式〔創作〕之元素（strong improvisatory element）」<sup>3</sup>。他認為尼柯耶和其他現存阿含經中所出現不同的經名、人名、地名等的差異都是口述文獻形成過程中的產物，同時也舉例長部的《大般涅槃經》（Mahāparinibbāna-suttanta）裡所記載的許多相同的故事情節都可散見於其他尼柯耶或阿含的經文中，因為他也認為四尼柯耶或阿含可以被視為是相同材料卻以不同方式來呈現而已。

同樣地，Gethin 在面對到初期佛教口述文獻所呈現出不一致的時候，在其著作〈論母：背誦、憶念和清單（The Mātīkās：memorization, mindfulness and the list）〉<sup>4</sup> 中引用「論母」為例子，他認為「論母」本身不僅有助於機械性的背誦熟記，同時它也顯示出各種修行的方法和主題。當佛弟子在編輯經文時，在適當的時機，佛弟子甚至可把「論母」當成流程圖般來擴展拼建，同時「論母」本身就是相互聯繫的矩陣，因此它能让佛弟子即興的組合和建構佛經。

同樣的，他認為今天所傳承下來的佛教經典並非如一般大眾所想像中有一個「固定的文本（fixed literary text）」，最初的佛經極可能是一種相互聯繫的條目（論母），佛弟子是可以組合和拼構佛經的，因此不難理解今天大家所接觸到的佛經為何有的版本是那麼的簡短，而另外一個版本則是如此的冗長。

### （二）謹慎式的集成（Deliberate Composition）

面對以上的觀點，Gombrich 則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其著作中《大乘是如

<sup>2</sup> Cousin 1983: 1-11。

<sup>3</sup> 參越建東，333 頁。

<sup>4</sup> Gethin 1992: 156。



何起源 (*How the Mahāyāna began*) 》<sup>5</sup> 他認為佛教的經典就是佛陀教法的遺產，其內容並非簡單，它記載了佛陀對當時外道的辨論，對當時社會思想的回應和種種對佛弟子的教導等，裡頭包含了許多邏輯思惟和繁鎖的論證，因此佛經並不同與一般口述文獻的特質來作比擬的。除此之外，佛弟子都有責任極力地去保存佛經，他們的目的無非是想保存佛陀的話語 (words)<sup>6</sup> 因此佛弟子看待佛經文句的精準性是極為重要的。

接著他從印度當時宗教教育的風氣來分析並舉例，婆羅門為了精確地保存他們的聖典—吠陀文獻，他們研發了一套非常嚴謹的傳統教育方式，其訓練時期可長達三十六年之久，因此他們能以口述的方式將吠陀文獻保存了數個世紀之久。同理可證，佛弟子在保存佛經中也會如此。

Gombrich 在對比兩者時指出，吠陀文獻與佛經具有許多共同之點，兩者為了精確地保存各自聖典的文句，而使用了許多方便記憶和傳誦經文的方法，譬如採用數量式的清單 (numbered lists)、不斷的重複 (redundancy) 以及韻律 (metre) 等各種方式來背誦經文。因此 Gombrich 認為當佛法在形成長行或偈頌的經文時是一種「審慎之集成 (deliberate composition)」，其結集後即被記錄下來，並且有系統地傳誦給學生。

除此之外，他還認為佛法得以一代傳給下一代，其背後有一個功能強大的僧團 (*Sangha*) 作為一個傳法的組織。同時他也從佛經中例出有「持律者、持法者、持論母者」 (*vinayadhara, dhammadhara, mātikādhara*) 的例子。這些佛弟子具備了特殊之才能和角色，他們分別負責背誦和傳持聖典中律、法 (經) 和阿毘達磨之論母。

綜合上述之論述，Gombrich 認為佛教經典的結集應該是謹慎式的集成。

### 三、《鸚鵡經》之內容簡述

《鸚鵡經》的內容主要是敘述在舍衛城裡，有一婆羅門，名為鸚鵡摩牢兜羅子，他飼養了一只白犬名「具」，並提供其白犬最豪華的生活享受如用金鉢餵食粳米和肉及享用上等的牀褥。有一天，佛陀因托鉢經過該名婆羅門的家遭其白犬狂吠，剛好其主人鸚鵡摩牢兜羅子有事外出，佛陀便阻止該犬狂吠而直呼其過去世的俗名，該白犬聞後憂感不樂，並不再坐臥其牀褥而伏在門闕。其主人鸚鵡摩牢兜羅子回家見其白犬狀況，便詢問其僕人原因，當鸚鵡摩牢兜羅子了解原因後，便前往祇樹給孤獨園找佛陀質問為何令其犬悶悶不樂，佛陀便把當時的整個過程告訴他。

<sup>5</sup> Gombrich 1990: 21-30。

<sup>6</sup> Gombrich 1990: 21-22。



接著鸚鵡摩牢兜羅子詢問佛陀其家的白狗的前世和他的關係，然而佛陀卻拒絕了鸚鵡摩牢兜羅子請求，經過鸚鵡摩牢兜羅子再三的懇求後，佛陀最終指出該白犬的前世乃是鸚鵡摩牢兜羅子的父親。當時鸚鵡摩牢兜羅子聽後非常生氣並詆毀佛陀，他覺得其生父生前常行布施和祭祀，死後應生梵天，何以會投胎為狗，佛陀便告訴鸚鵡摩牢兜羅子，其父由於生前以增上慢的原故，所以才會投胎為惡犬，接著，佛陀便教導鸚鵡摩牢兜羅子三個方法去認證其家白狗的前世為其生父，即對其家白狗說如果其前世是鸚鵡摩牢兜羅子的父親，就回其高貴的牀，並用金鉢吃飯及指示其生前所埋藏的珍寶。

當其白狗依其指示而以動作來透露為其生父時，並指出寶藏之處，鸚鵡摩牢兜羅子因此得到寶藏而且非常歡喜，並右膝著地叉手遙向祇樹給孤獨園禮敬並稱譽佛陀為真實沙門。接著鸚鵡摩牢兜羅子就前往祇樹給孤獨園，向佛陀請教眾生為何會投生為人，而當中為何會有長命或短命的、有病苦或無病的、有美麗或醜陋的、有尊貴或卑賤的、有威德或無威德的、有錢財或貧窮的、有智慧或邪智等。

佛陀告訴鸚鵡摩牢兜羅子，眾生由自己所造的業而得果報，同時也隨其因緣、其所行為的輕重而產生各種輕重差別不同的業報等。接著佛陀便一一的告訴鸚鵡摩牢兜羅子了因果業報的道理，最終鸚鵡摩牢兜羅子因了解其白狗乃是其父隨業投生和知道因果業報的道理而歸依佛陀成為優婆塞。

#### 四、《鸚鵡經》於各經錄中的發展情況

##### （一）《出三藏記集》〈簡稱祐錄〉

梁代釋僧祐撰寫的《出三藏記集》，是現存最早的藏經目錄。全書有十五卷，分別為撰緣記、詮名錄、總經序、述列傳等四種。《鸚鵡經》被收錄在「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第一」（三藏記集下卷第四）之下，只列出抄自中阿含一卷，<sup>7</sup> 卻沒有記錄譯者，僧祐認為「雖闕譯人，悉是全典，其一卷以還五百餘部，率抄眾經全典，蓋寡觀其所抄，多出四鈔。」<sup>8</sup> 由此可推論《鸚鵡經》在當時是從中阿含經中抄錄某一經而闕譯者底下流傳。

##### （二）《眾經別錄》〈簡稱法經錄〉

隋大興善寺翻經沙門法經等人於開皇十四年（A.D.594）奉詔撰寫眾經目錄七卷。《鸚鵡經》一卷被著錄在卷第三「小乘修多羅錄第二」中，而每一錄之下又再有六分，其為一譯、異譯、失譯、別生、疑惑、偽妄。《鸚鵡經》一卷被著

<sup>7</sup> CBETA, T55, no. 2145, p. 21, b23-26。

<sup>8</sup> CBETA, T55, no. 2145, p. 21, b24-25。



錄在「眾經異譯」中，<sup>9</sup> 並列出自中阿含卷四十四的別品異譯，<sup>10</sup>亦名為《兜調經》。<sup>11</sup>

從這經錄中，可以發現法經等已把此經列入小乘修多羅藏，相較之前的出《三藏記集》中只是籠統的收錄在經律論之下。法經等人已開始把經典分類成大小二乘，但未仿效僧祐的編輯。曹仕邦認為僧祐著書的目的不同於一般的經錄著作，而且體例草創，是未成熟的佛家經錄的表現，所以後世經錄家沒採用它。<sup>12</sup>

此外，法經等人也在檢校經文後，在《眾經目錄》卷 3 亦提出：「前一百經並是重譯，或全本別翻，或割品殊譯，然而世變風移，質文迭舉，既無梵本校讎。」<sup>13</sup> 這明確的指出《鸚鵡經》是從漢譯的中阿含卷四十四的別品異譯，而當時沒有梵文本可以互相對照檢校。同時也發現另一譯本《兜調經》的內容與《鸚鵡經》相同，所以可以推論當時已有不同的譯經師在翻譯此經。

### （三）《歷代三寶紀》〈簡稱長房錄〉

隋翻經學士費長房於開皇十七年（A.D.597）所撰，全書共十五卷。《鸚鵡經》一卷，被著錄於歷代三寶紀卷第十（譯經末），是屬於劉宋朝代求那跋陀羅所譯。<sup>14</sup> 費長房是依各朝代譯師所譯出的經典而歸類，不同與之前的二經錄，卻不著重於經典的內容出處，只云是出中阿含，並無明確的指出自第幾品，但卻著墨描述譯經師譯經的情形，<sup>15</sup> 值得注意的是此經錄已開始記載了《鸚鵡經》的譯者，譯出之年代和地點。

### （四）《眾經目錄》〈簡稱彥棕錄〉

隋大興善寺翻經沙門彥棕等人於仁壽二年（A.D.602）檢校諸經撰成《眾經目錄》五卷，又《隋仁壽年內典錄》。分為單本、重翻、賢聖集傳、別生、疑偽五分，前兩分又區別大、小乘，每乘再立經、律、論三種條目。

《鸚鵡經》一卷被著錄在卷第二「小乘經重翻」，<sup>16</sup> 並列出中阿含卷三十四和《兜調經》異譯。由此可知，此經錄已依循前代的《法經錄》為底本，<sup>17</sup> 把

<sup>9</sup> CBETA, T55, no. 2146, p. 128, c25。

<sup>10</sup> CBETA, T55, no. 2146, p. 130, a4。

<sup>11</sup> CBETA, T55, no. 2146, p. 129, c17。

<sup>12</sup> 曹仕邦《中國佛教史學史—東晉至五代》  
<http://www.chibs.edu.tw/publication/LunCong/021/021a-17.htm>

<sup>13</sup> CBETA, T55, no. 2146, p. 130, b15-17。

<sup>14</sup> CBETA, T49, no. 2034, p. 91, c13。

<sup>15</sup> 《歷代三寶紀》卷 10：「譯雜阿含等。寶雲傳語。慧觀筆受。後隨譙王鎮撫荊州。復於辛寺又出無憂王等經。前後所翻凡百餘卷。多是弟子法勇傳語。」（CBETA, T49, no. 2034, p. 92, a19-21）

<sup>16</sup> CBETA, T55, no. 2147, p. 159, c22。

<sup>17</sup> 《眾經目錄》卷 1：「請興善寺大德。與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披檢法藏詳定經錄。」CBETA, T55,



此經列入小乘經中，但唯一不同之處是出自阿含卷數。法經錄列出四十四卷，而彥棕錄却列出三十四卷，這二者的差異可能是某一方的疏忽，或者是比對阿含版本的不同，這可作為未來的研究和討論。

#### （五）《眾經目錄》〈簡稱靜泰錄〉

唐高宗龍朔三年（A.D.663），釋靜泰等奉詔於大敬愛寺寫一切經，並將所寫的眾經目次編輯成五卷，《鸚鵡經》一卷被收錄在卷二「小乘經重翻」，<sup>18</sup> 同時也記錄了該經是出自中阿含卷三十四和《兜調經》的異譯，此經錄與之前的經錄不同是加注了該經有八張紙頁數，<sup>19</sup> 從出自中阿含卷三十四中，可推知靜泰可能是依彥棕的仁壽年內典為底本而編輯目錄。

#### （六）《大唐內典錄》〈簡稱內典錄〉

唐道宣於高宗龍朔四年（A.D.664）在西明寺修大唐內典錄十卷，《鸚鵡經》在此錄中出現了三次，依次為：《大唐內典錄》第四卷「歷代眾經傳譯所從錄第一之四」之下「宋朝傳譯佛經錄第十」<sup>20</sup> 為宋中天竺國三藏法師求那跋陀羅（亦名功德賢）所譯。<sup>21</sup> 這可推論道宣依《歷代三寶紀》的各朝代譯師所譯出的經典而把《鸚鵡經》歸納為求那跋陀羅所譯，但小野玄妙根據該經典的譯文譯語的判斷，指出該經非自求那跋陀羅，是從失譯經中掇拾其名字。<sup>22</sup>

此外《鸚鵡經》也收錄在《大唐內典錄》第七卷的「歷代小乘經翻本單重傳譯有無錄第三」之下「小乘經單重翻本並譯有」<sup>23</sup>，是出中阿含三十四卷，八紙，亦云《兜調經》，但却沒有卷數，這可看出《鸚鵡經》和《兜調經》有單行本流傳於當時。同時在《大唐內典錄》第八卷的「歷代眾經見入藏錄第三」之下「小乘經重翻六帙」，也註明了《鸚鵡經》入藏置放的位置，放在右六帙亦同內左間第六隔，雖然此經錄大體上根據《法經錄》和《三寶紀》撰寫而成，綜合了二錄的優點而無《三寶紀》的真偽雜糅。<sup>24</sup> 從這經錄中，可以得知《鸚鵡經》有單行本流傳，也有譯者名字和入藏的位置。

#### （七）《開元釋教錄》〈簡稱開元錄〉

唐西崇福寺沙門智昇於唐玄宗開元十八年（A.D.730）修撰，本經錄共二十卷。《鸚鵡經》在此錄中出現了三次，依次為：《開元釋教錄》第五卷的「總括

no. 2147, p. 150, a28-b1。

<sup>18</sup> CBETA, T55, no. 2148, p. 194, a10。

<sup>19</sup> CBETA, T55, no. 2148, p. 195, b4。

<sup>20</sup> CBETA, T55, no. 2149, p. 256, c20。

<sup>21</sup> CBETA, T55, no. 2149, p. 259, c10。

<sup>22</sup> 小野玄妙著，楊白衣譯《佛教經典總論》新文豐出版 民國七十二 88 頁。

<sup>23</sup> CBETA, T55, no. 2149, p. 296, c7。

<sup>24</sup> 黃志洲《大唐內典錄·歷代眾經總攝入藏錄》序說 佛教圖書館館訊 第二十九期 91 年 3 月



群經錄上之五」<sup>25</sup>，乃依費長房的見別錄而指出《鸚鵡經》與《兜調經》和中阿含卷四十四是異譯。在《開元釋教錄》第十三卷的「有譯有本錄中聲聞三藏錄第二」中認為《鸚鵡經》為求那跋陀羅所譯。<sup>26</sup> 同時智昇也依僧祐錄把《兜調經》附入西晉錄拾遺編中，並認為與《鸚鵡經》是同本異譯。<sup>27</sup> 《開元釋教錄》第二十卷的「小乘入藏錄」中，智昇亦檢校《兜調經》被誤作為咒字，同時《鸚鵡經》的頁數增至九張紙，較之前《大唐內典錄》多出一紙。

#### （八）小結

從上述七個經錄的分析過程中，可以發現《鸚鵡經》從初期《出三藏記集》中被編排在失譯雜經內，並無譯者年代等。到唐《開元釋教錄》，經過歷代經錄師們越來越精確詳細的編輯和檢校後，《鸚鵡經》終於有譯者，出處，卷數和入藏的位置。這可推論此經不斷的被增添修定或改正，並重製納入更詳細的經錄分類方法之中，好讓後世人更了解該經在當時的流傳。

在以上七個經錄中，也可發現《鸚鵡經》的譯者最初出現在《歷代三寶紀》中，而後《大唐內典錄》和《開元釋教錄》延續的認為劉宋求那跋陀羅所譯，直到近代小野玄妙指出該經非自求那跋陀羅，這是值得進一步的研究。

### 五、《鸚鵡經》與其他相似經典之比較

與《鸚鵡經》相關的經典有《中阿含》〈鸚鵡經〉（大正藏一，七〇三頁）、《兜調經》（大正藏一，八八七頁）、《分別善惡報應經》（大正藏一，八九五頁）、《佛為首加長者說業報差別經》（大正藏一，八九一頁）和巴利中部《小業分別經》（第四冊，二〇三頁）。

為了能讓這六部冗長的經典有比較清楚的概念，筆者將自行分段來區分和鋪陳這部經的故事架構，嘗試作一簡單的六部經典比對表。表列中情節架構的次序編排主要以《鸚鵡經》為主來比較其他五部經典次序上及情節上的差異，以便能讓讀者能對本故事建立大體的架構：

<sup>25</sup> CBETA, T55, no. 2154, p. 523, b11。

<sup>26</sup> CBETA, T55, no. 2154, p. 528, a25。

<sup>27</sup> CBETA, T55, no. 2154, p. 613, a10。





情節架構 \ 經名	鸚鵡經	中阿含— 鸚鵡經	兜調經	小業 分別經	分別善惡 報應經	佛為首加長者 說業報差別經
一、緣起						
1. 人物	鸚鵡摩牢 兜羅子	鸚鵡摩納 都提子 <sup>28</sup>	名「谷」	都提之子 斯波學童	兜儂野子 輪迦長者	忉提耶 子首迦
2. 白犬	名「具」	名「具」	名「驟」	無	名「商佉」	無
二、白犬吠佛	有	有	有	無	有	無
三、婆羅門追溯和認証白犬 的前世	有	有	有	無	有	無
四、婆羅門提出七個問題	有	有	有	有	有	三十一 個問題
五、佛陀為其開示						
長命的因緣： 棄殺、離殺、捨除刀杖，令 眾生安隱。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up>29</sup>
短命的因緣： 血污其手，無慈，斷一切眾 生命。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多病的因緣： 以手、石、杖或以刀觸犯擾 亂眾生。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無病的因緣： 不以手、石、杖或以刀觸犯 擾亂眾生。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美麗的因緣： 不瞋恚、憂戚。面對他人粗 魯強橫，也不恚恨、憂戚。 不住於瞋恚，不生瞋恚，恚 恨。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sup>28</sup> 巴利文為 Subhamānava Todeyyaputta。

<sup>29</sup> 每一果報都是緣由其中的十種業所引起。



情節架構	經名					
	鸚鵡經	中阿含— 鸚鵡經	兜調經	小業 分別經	分別善惡 報應經	佛為首加長者 說業報差別經
醜陋的因緣： 常瞋恚、憂戚。面對少許不如意，即生瞋恚、憂戚不樂。常住於瞋恚，生瞋恚，廣說誹謗。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無威德的因緣： 貪心嫉妒，見到他人受到恭敬或得到財物便貪心嫉妒，希望擁用其所得。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威德的因緣： 不貪心嫉妒，見到他人受到恭敬或得到財物，不貪心嫉妒，也沒希望擁用其所得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卑賤的因緣： 自大驕慢、不恭敬、不承事、不禮事、不供養、不施座及不示導。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尊貴的因緣： 不自大驕慢、恭敬、承事、禮事、供養、施座、示導。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錢財的因緣： 布施與沙門、婆羅門、貧窮下賤的乞者；施於飲食、衣被、花鬘、塗香、床臥、屋舍、明燈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貧窮的因緣： 不布施與沙門、婆羅門、貧窮下賤的乞者；不施於飲食、衣被、花鬘、塗香、床臥、屋舍、明燈等。	有	有	有	有+ 車乘	有*	有*
有智慧的因緣： 隨時向沙門婆羅門討論法義，了知善惡，因果業報的道理，聽聞後能依教奉行。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情節架構 \ 經名	鸚鵡經	中阿含— 鸚鵡經	兜調經	小業 分別經	分別善惡 報應經	佛為首加長者 說業報差別經
愚痴的因緣： 不隨時向沙門婆羅門討論 法義，不了知善惡，因果業 報的道理，即使聽聞後也不 依教奉行。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其他	無	無	無	無	有*	有*
六、婆羅門歸依三寶及成為 優婆塞。	有	有	先向佛陀 懺悔再成 優婆塞	有	無	同時也邀請 佛陀到他家 應供，以便能 讓其父與家 人都能獲得 利益。

從上述《鸚鵡經》與其他經典比對，就會察覺到這六部經典的內容有可能是出自於同一出處，只是其故事的緣起和結尾的流通分不同。但如再仔細研讀比較其他南北傳五部經典的話，可以暫時把《鸚鵡經》、《中阿含》〈鸚鵡經〉、《兜調經》和巴利中部《小業分別經》歸納為一組，而《分別善惡報應經》、《佛為首加長者說業報差別經》則為另一組。

明顯的是《鸚鵡經》、《中阿含》〈鸚鵡經〉、《兜調經》和巴利中部《小業分別經》可能是同源異譯，而《分別善惡報應經》、《佛為首加長者說業報差別經》則可依前組的經文再加上更多非早期佛教思想的產物，其理由是其內容已經經過整理修飾，以十為單位，在每一個因緣果報中皆以十種善惡業來判斷，同時在其內容中的善業中也穿插了一些比較後期的思想如「禮敬塔廟」、「親近菩薩」、「奉施靴履」等。然而從上述經典比較中，如果想要探尋究竟那一個傳本才是真正的「固定的文本（fixed literary text）」，恐怕很難作出任何判斷。但卻可以肯定的是佛經的結集並非如 Gethin 所說，經典是由佛弟子把佛陀的教導當成流程圖般來擴展拼建，或著是初期的經典極可能是一種相互聯繫的條目（論母），其所導致的結果是有一類版本的經典是那麼的簡短，而另外一類的版本則是如此的長。

從《鸚鵡經》與其他經典的比較下，其故事的情節和核心內容明顯的是一致的，即使是內容已增擴的《分別善惡報應經》、《佛為首加長者說業報差別經》，其內容的最初階段也與《鸚鵡經》一致，因此很難看出經典是由佛弟子即興的組合和建構佛經的可能性。

同樣的 Cousins 認為佛經是沒有一個固定的文本（fixed text），他認為佛經的結集有如其他民間的詩人對於特定的詩歌並沒有固定的本子，只是依當時的環



境時空背景來唱出其主要的意涵，同樣的佛教的經典所出現不同的經名、人名、地名等的差異都是當時口述文獻所形成的產物。因此也意味著佛經所出現的長短不一的說法是帶有「強烈的即席式〔創作〕之元素（strong improvisatory element）」，佛經的結集是佛弟子們「誦經」所演譯出的一種創作。

從《鸚鵡經》與其他經典的比較中，確實有的經典的版本比較長，內容也比較豐富，如《分別善惡報應經》、《佛為首加長者說業報差別經》，但這不意味著 Cousins 的觀點能成立，如果仔細研讀其他經典的話，就會發現《鸚鵡經》、《中阿含》〈鸚鵡經〉、《兜調經》和巴利中部《小業分別經》的內容一致性和相似度很大，都是因於白狗吠佛而引起的，而且再追溯和認證白犬的前世因緣的三個方法也是如此般的一致，此外，《分別善惡報應經》和《佛為首加長者說業報差別經》也有雷同之地方。如果佛經是由弟子即席式的創作，明顯的其故事情節和內容的結果不可能會如此般的一致性，而且婆羅門所提問的問題的排序也不會如此般的一致且連貫，因此可以說 Cousins 的看法在研究《鸚鵡經》中是很難成立。

依據印順導師對於佛經結集的看法，他認為現存各部派所傳的經典雖然彼此間並不完全相同，而且內容也大有出入，然而依其自宗所傳的經典而認為是「第一結集」所結集的顯然是個問題，因此不排除各部派對於佛教的經典有改編的事實。但畢竟佛經與律典的特性不同，導師認為當時持律的佛弟子偏向於保守性，而持經的弟子則偏向於流動性。<sup>30</sup>再說佛陀所說的教法原本就是廣泛的傳誦於僧團及民間，因此佛經的結集主要的是要持誦不忘；即使是新傳來的教法，都要共同來論定、結集。這意味著經典的結集不似律典的結集那麼嚴謹，然而經典的結集還是經過佛弟子們來共同討論和決定的。依據導師如此般的說法，從上述《鸚鵡經》與其他的五部經來比對，可能是來自於不同的部派所傳和同本異譯。

## 六、結論

佛教經典的結集研究可以說是眾說紛紜，然而依據《鸚鵡經》的研究，Cousins 所認為佛教經典的結集是僧眾們即興式的創作和 Gethin 對佛經本身就如相互聯繫的矩陣能讓佛弟子自行建構的說法似乎很難成立。從《鸚鵡經》與其他經典的對讀比較中，其故事情節如白狗吠佛、婆羅門追溯其家白犬的前世及認證的過程都很深刻的描繪出來，身為白衣所關心的世間七個問題也都很有順序的在各種版本的經文中出現，除此之外佛陀為其解說的內容也很一致。從研究《鸚鵡經》及其各種版本中所呈現出經文的現象，很難認同佛經的結集就如上述兩位學者的看法。

除了現代學者所關心佛教經典的議題外，古代的中國僧眾對於大量傳入的佛

<sup>30</sup> 印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35 頁。



教經典也投入相當多的精力來分類和整理。在歷代經錄的記載中，從最初的《出三藏記集》中就把《鸚鵡經》收錄在「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第一」之下；僧祐認為《鸚鵡經》雖然沒有留下譯者，但可能是出自於四部阿含。到了隋朝，費長房於開皇十七年（A.D.597）所撰的《歷代三寶記》中，開始把《鸚鵡經》歸為劉宋的求那跋陀羅所譯。隨後唐朝的道宣律師則依《歷代三寶記》的各朝代譯師所譯出的經典而把《鸚鵡經》歸納為求那跋陀羅所譯。但據現代學者小野玄妙所依據該經典的譯文譯語的判斷，指出該經非自求那跋陀羅，可能是從其他的失譯經中掇拾其名字。因此筆者也希望藉此《鸚鵡經》的研究，能更進一步的研究和比對求那跋陀羅所譯的其他經典的風格。



## 參考資料

- 1.大正藏 第一冊 no. 079
- 2.大正藏 第四十九冊 no. 2034
- 3.大正藏 第五十五冊 no.2145
- 4.大正藏 第五十五冊 no.2146
- 5.大正藏 第五十五冊 no.2147
- 6.大正藏 第五十五冊 no.2148
- 7.大正藏 第五十五冊 no.2149
- 8.大正藏 第五十五冊 no.2154
- 9.*Majjhima Nikāya*, (reprinted 1948-1) 3 vols. Trenckner and Chalmers (eds.), PTS. (MN)

## 論文及專著

- 1.Anālayo, B. (2007) 'Oral Dimensions of Pāli Discourses: Pericope, other Mnemonic Techniques and the Oral Performance Context', *Canadian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No.3, pp 5-33.
- 2.Collin, S. (1990) 'On the very idea of the Pali Canon', *JPTS*, XV, pp 89-126
- 3.Cousins, L.S. (1983) 'Pali Oral Literature' *Buddhist Studies Ancient and Modern*, (eds.) P.Denwood and A.Piatigorsky. London: Curzon Press, pp. 1-11.
- 4.Gethin, R. (1992) 'The Mātikās: memorization, mindfulness and the list' In the *Mirror of Memory. Reflections on mindfulness and remembrance in Indian and Tibetan Buddhism*, (ed.) J. Gyatso. Albany, pp.149-72.
- 5.Gombrich, R. (1990) 'How Mahāyana began', *The Buddhist Forum*. Vol.I, (ed.) T.Skorupski. London: SOAS, pp. 21-30.
- 6.\_\_\_\_\_ (2005) 'Introduction: What is Pāli ?' , *A Pāli Grammar*, pp. xxiii-xxx.
- 7.Norman, K.R. (1997) 'Buddhism and Oral Tradition', *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 *The Buddhist Forum Vol. V* (ed.) T. Skorupski. London: SOAS, pp. 41-57
- 8.Wyne, A. (2002) 'An interpretation of "Released on Both Sides" (ubhato-bhāga-vimutti), and the ramif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early Buddhism', *BSR*, vol.19, No.1. 31-40.
- 9.印順 (1971)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台北：正聞出版社。
- 10.楊郁文 (1993) 《阿含要略》台北：法鼓出版社。
- 11.小野玄妙著，楊白衣譯 (1983) 《佛教經典總論》，台北：新文豐出版。
- 12.越建東〈西方學界對早期佛教口傳文獻形成的研究近況評介〉《中華佛教研究》第八期，頁 327-348
- 13.越建東〈巴利經典文獻中定型文句的一些特徵〉《台大佛教研究》第十四期，頁 37-76
- 14.黃志洲 《大唐內典錄·歷代眾經總撮入藏錄》序說，佛教圖書館館訊，第二十九期，97年9月 <http://www.gaya.org.tw/journal/m29/29-main4.htm>。
- 15.曹仕邦《中國佛教史學史—東晉至五代》，97年9月 <http://www.chibs.edu.tw/publication/LunCong/021/021a-17.htm>